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adapt the library education to new demands of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set up a new system of library education of high level.

4) The future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of the library. With its advantages in mass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user groups, the library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repository and corp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Centered on knowledge service demand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e library should explore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technologies, systems and integrated “Cloud-Edge-Device” equipment to lay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innovation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era.

5)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includes: elevating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by speeding up the domestic economy as the mainstay;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riving both the domestic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atisfying the ever-growing needs of users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in all sectors; and strengthen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frastructures of public libraries on the occasion of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6) The library's society and the society's library—IFLA and *UN 2030 Agenda*.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formulating and propagandize the *UN 2030 Agenda*, IFLA promotes the social values of the library to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the stakeholders. It advocates and encourages libraries of all level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all levels, and cooperates with stakeholders to make the library go beyond the library's society to become the society's library. China and the Chinese library communit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N 2030 Agenda*.

KEY WORDS

The library. Society. Theoretical prospect. Library education.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Public libraries. *UN 2030 Agenda*. China.

服务社会 面向未来

吴建中

最近一段时期,全国上下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图书馆界也不例外,在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发展历程和创新经验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描绘着新一轮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蓝图。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把笔谈的着眼点放在“社会”上,为我们畅想未来发展打开了思路。2020年12月以“图书馆与社会”为主题的“道大无外”论坛线上线下反响热烈,由此可见,这一选题不仅突出了图书馆发展的核心主题,对规划未来也具有启迪作用。

通信作者:吴建中, Email: jzwu@um.edu.mo, ORCID: 0000-0003-2102-985X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U Jianzhong, Email: jzwu@um.edu.mo, ORCID: 0000-0003-2102-985X)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不仅保持了与社会同步的节奏,而且通过融入社会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行业自身发展的活力。我们常说,城市的活力在于其流动性,图书馆也一样,其价值常常是通过(图书/信息/知识的)流通来实现的。在早期以书为主体的传统图书馆业务链中,只有流通环节才会产生和增加价值,因此书刊流通量是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有成效的重要指标。进入互联网时代,当信息和知识成为重要战略资源,人对学习、工作、生活以及生产的信息需求不再局限于纸质图书的时候,图书馆不得不改变自己,融入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之中。在社会变革和技术尤其是数字变革的推动下,图书馆业务链也随之发生变化,一切将围绕人、围绕社会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展开。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流通方式。由于数字化的作用,如今在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业务的每一个环节都呈现出可开放、可互动、可增值的状态。从书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虽然只一字之差,但它破的是一道墙,将图书馆自身与人、社区及社会的发展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道大无外”强调的是万物生长的无限可能性。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野蛮生长”和创新转型,全球图书馆界逐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这里我想以三个“全”作一个概括。

第一是全媒体服务。转型不是要从印刷型转到数字型,用数字化替代其他载体,而是更加注重内容的管理与服务。尤其是当我们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千万不能过分渲染数字化的作用。现在有两个绝对化的倾向,一个是纸质书的回归现象,一些摩登的书店和图书馆把纸质书用来作为一种艺术夸张,做成人们难以获取的书墙、书山等;另一个是纯粹的数字化,试图建成无纸化虚拟图书馆,有的图书馆更是把纸质书从阅览室剔除出去。这两种现象都是不可取的。可喜的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媒体服务已经越来越被全球图书馆同行所接受。

第二是全周期服务。全周期服务不仅是一种服务理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过去,我们

满足于为读者提供信息,而很少关注读者在其学习、研究、生产和生活等各个阶段对信息的需求。现代图书馆强调要深入参与到读者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之中。以科研为例,研究人员不仅在调研阶段需要信息,而且在实验、分析、论证等阶段也需要信息,为此图书馆要摆脱传统的思维和服务方式,积极主动地嵌入到科研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第三是全素养服务。早期图书馆服务重心在于提升民众的识字素养,2010年出版的《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1]仍然把识字素养看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际图联四十多个专业委员会中,有两个与素养有关,一个是识字素养与阅读专业委员会,一个是信息素养专业委员会。如今只有识字能力已很难胜任岗位要求了,于是信息、媒体、数字和技术等多元素养教育提上图书馆议事日程。突出全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图书馆使命和目的的拓展,表明图书馆不仅要为提升民众学习和阅读能力做贡献,而且要服务于他们的就业需求、创业需求、研究需求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

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破旧立新的阶段,旧的秩序被打破,新思想、新理念、新实践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总体而言,这一事业还处于“野蛮生长”的混沌期,既没有现成可参照的模式,也没有权威的定论,至于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大家都在进一步地探索。美国图书情报专家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有一句话说得好,“对于旧思维来说,这是混沌,但对于新思维来说,它是秩序”^[2],混沌也是机会,其中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近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紧紧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勇于探索,着力创新,走出了一条事业发展的新路。

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随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引导并推动了我国公共文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

展。在全球公共文化及图书馆事业几乎都面临经费短缺、成长萎缩等困境时,我国图书馆事业逆势成长,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弥补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不足,而且新建、改建了一大批标志性文化设施,有些建筑设施及硬件条件甚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其次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图书馆界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技术应用都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比如24小时图书自助借还机和全自动智能书柜等,国内已经有不少图书馆在使用这样的设备。而在国外,图书馆连原有经费都很难维持,更谈不上使用这些高端设备了。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正加速形成,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图书馆不仅经受了考验,而且在数字管理与服务上涌现出很多创新的成功案例。

第三从文化层面来看,近年来图书馆事业之所以呈快速发展态势,除了政策和技术因素外,文化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整个社会对图书馆转型与创新给予了支持和包容,而且推进改革、拥抱挑战已成为从业人员的自觉意识。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图书馆发展走过一些弯路,但整个业界始终保持着一股强烈的创新意愿,这正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但是,我国图书馆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存在

不足,还需要继续努力。

一是技术研发弱。我们的微服务、移动互联网普及相当快,在图书馆界也做得非常好,但平心而论,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仍然属于消费者的互联网,不是生产者的互联网,是“用”的互联网。我们在研究开发和设计制作方面还做得不够,现在一些好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包括云系统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也就是说,在尖端技术领域我们与世界顶尖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

二是专业话语权弱。国际图联发布了很多图书馆标准规范^[3],其中大部分都以欧美为主导,以我国专业人员为主参与的并不多。比如胡小菁老师等做的RDA(资源描述与检索)研究是比较前沿的,但是RDA标准的研究和编制主要还是在海外。其他如数字管理与数字人文等领域,也是欧美占主导,我们还处于参与阶段。

三是基础理论研究弱。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界之间缺乏科研合作,没有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学界与业界之间也缺乏有效沟通,理论与实践长期脱节,“两张皮”现象相当严重。

图书馆与社会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把握社会发展脉搏,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保持与社会发展同步,图书馆才更富有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Koontz C, Gubbin B. IFLA public library service guidelines[M]. Berlin/Munich: De Gruyter Saur, 2010.
- [2] Weinberger D. American libraries [EB/OL]. [2020-12-19]. <http://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columns/david-weinberger>.
- [3] IFLA. Current IFLA standards [EB/OL]. [2021-03-16]. <https://www.ifla.org/node/8750>.

吴建中 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中国 澳门。

(收稿日期:2020-12-19)